

## 何國煌



## 無語良師

我们在花莲的静思堂待了4天，每天5点钟起床，做完早操、吃早餐后，便上志工早课，听证严法师的教诲。证严法师说的话，没有半点怪力乱神，或枯燥的经文，其实回想起来，似乎连任何有关宗教的东西也没提到，实在很难想像她是一位佛教的得道高僧。她所说的，都是浅显不过的道理，和举世通用的真理（universal values），如：默默耕耘、不求回报、还要感恩；奉献的人收获最大，这些道理浅显易懂，可是了解了其中一项，再身体力行的话，我们就能一生受用无穷了。听了证严法师的教诲，就不难了解“慈济人”快乐和友善的由来，因为潜移默化久了，脾气就慢慢的消了大半，对于周遭的人，也慢慢能直透那看似冷漠的外表，看到人人皆有的慈悲心（佛教称“佛心”）。

4天的课程，有尖端的医学学术研讨会（干细胞科技，还有何大一博士分享爱滋病鸡尾酒疗法），也有证严法师几位杰出弟子的分享，非常精彩，很想娓娓道来，可是篇幅好像不容许，也许以后有机会再分享。我不想要遗漏的，是慈济的大体老师捐赠计划。

大体老师？是指去世后把身体捐出来做医学用途？这有什么出奇？全世界不都有这样的计划吗？这不是标准的作业程序吗？事实是，捐赠自己的身体，西方比东方普及许多，尤其是在受儒家思想薰染的华人世界里，自愿捐出躯体的可说是凤毛麟角，因为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可是没人认领的尸体有限，假如没有人自动捐赠躯体，那外科手术的学徒就必须用真病人来“受训”了，难道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吗？

## 最具震撼性的医学教育

慈济医院的大体老师捐赠，可以说是我所见过最具震撼性的医学教育，因为这不只是学术的教育，更是人文和生命的教育。我们念医学院的时候，解剖的遗体，从来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，也没什么感情可言。可是慈济大学的医学生，上解剖学前，首先得恭敬的拜会他们的“大体老师”（多数捐赠者在生前就已经应允了要把身体捐出来，假如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，就开始在安排后事了，包括见一见医学生们），了解老师的生平事迹，还要做报告。老师离世之后，经过一段庄严的仪式，遗体被急冻，至到启用当天为止。如此，至到奉献的最后一刻，遗体回复原状，才是隆重庄严的安葬仪式。一众法师、院长、全体师生，还有家属一起送最后一程。

经过这样的洗礼，不要说医学生，我们全体医学同仁都经历了一场对生命重新认知，不止是对大体老师最后的奉献致敬和感动，也深深体会到生命的无常，和自身的渺小。不管什么傲气、骨气、功名、财势，时候到了，是否能够无悔的说：“我对得起自己”，从容的离场呢？

我知道，假如我们也有这样的大体老师捐赠计划，我们的学生必定将成为更有爱心、良心和奉献心的医生。当你已经参透了人生这个最大的道理的时候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你呢？

(六之五)

我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，有一种悲伤和无能为力的感觉。外婆已到了生命无法转圜的尽头，所有的悲欢都已成了灰烬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早晨。我到公园溜跹一番后，准备驾车回家。

手提电话忽然响起。“外婆快不行了，我们要回去一趟！”电话那头的母亲慌张失措地对我说。“啊？”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能说什么。慌忙地收拾了一下，即驱车赶往外婆家去。

仿佛有一种畏惧，如影随形。但大家还存着侥幸的心理，或许还能见外婆最后一面。一路上，我很恍惚，却无法仔细地去分辨我那一刻的心情。

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名为“十间屋”的木屋区长大的，这里有着我与外婆最原始的记忆。外婆的身材微胖，她红润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，和蔼可亲。每天清晨外婆总是非常忙碌地打点一切，似乎没有片刻的清闲；而夕阳染红的暮色里，总有外婆伫立在门口呼唤我与妹妹吃饭的身影。

木屋区拆除后，外婆就迁往阿姨家。因为有了女佣，外婆也没那么忙碌了。外婆每天午后，总爱坐在鱼池旁的懒椅，在晚霞中摩挲着老眼，目不转睛地凝望门外，好像在期待着什么。她有着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，对我是偏爱的，而那时的我总爱到外婆家，偶尔陪她谈天。

几年后，我负笈到千里之遥的丹州。在告别的刹那，我看到了自从外公逝世后，第一次流眼泪的外婆。我的心里不免觉得很难过。但我得羞耻地承认，在那时，心中虽也满含着离别的痛苦，但还是跃跃欲试地踏上追求理想的末班火车。那5年的求医生涯，及接下来实习医生日以继夜的疲累，使得我与外婆的接触越来越少了。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，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。我自觉已经长大了，而外婆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；她为我的童年遮挡了风雨，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。记忆中，那时的外婆走走路来颤巍巍的，跨步时身体总是吃力地向前倾，常拄着拐杖一顿一停地行走。

我车祸出院不久后的一个傍晚，外婆不慎摔了一跤。她身体变得异常虚弱，呼吸也很急促。那天，我坐着轮椅慌忙地赶到外婆家，连同前来看诊的家庭医生，作出外婆或许是中风或细菌感染的诊断。隔天早晨，救护车就把外婆载往一间私人医院接受治疗。待外婆出院回来后，她的身体功能，连同记忆力急速地衰退。她变得谁都不认识了：外孙、孙女，甚至自己的女儿和儿子，她仿佛变成一个刚懂事的小孩，总爱自说自话，讲一些她从前的事情。说得累了，便无声地比划着不同的姿势：抬起，放下，直到没有力气再比划，她才静静地睡去。

这几年外婆的变化非常大。5年前的花白的头发，如今已经全白，脸上瘦削不堪，仿佛是木刻似的。在她的眼神里有着一些我不大能了解却又觉得很熟悉的东西，好像在自嘲，却又非常忧伤。如今，外婆已不再喜

夕了，个日喝着房间的无

减少有一要接息的各自想，愿触

通不

悉的上，旁边也不白霜了的瞳啊…

了？

面。搏动母亲着的

感觉已成来。感：离去病魔的解不单桑也

